

THANKS TO OUR FATHER AND MOTHER



THANKS TO OUR FATHER AND MOTHER

故事最真实 文笔最感人 情感最真挚

送给父母、孩子、亲友和自己的最好的人生礼物

温润心灵、感动一生的经典读本 感悟生命中最真诚、最质朴的爱



感恩父爱 感恩母爱

大全集

朱自清 舒婷等 著
黎娜 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感恩父爱 感恩母爱

大全集

朱自清 舒婷等 著
黎娜 主编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恩父爱 感恩母爱大全集 / 黎娜主编; 朱自清等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113-0246-5

I. ①感… II. ①黎… ②朱…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①I16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1825 号

感恩父爱 感恩母爱大全集

著 者: 朱自清 舒 婷等

责任编辑: 齐敬霞

封面设计: 王明贵

封面绘图: 陈媛媛

文字编辑: 黎 娜

美术编辑: 刘欣梅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020mm × 1200mm 1/10 印张: 44 字数: 890 千字

印 刷: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0246-5

定 价: 2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 辑 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 (010) 58815874 传真: (010) 58815857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目 录

第一篇 感恩父爱

背 影 / 朱自清	2	爱在鼾声中 / 张 翔	35
做父亲 / 丰子恺	2	爱心, 在弯腰的一瞬间 / 庄 风	35
普通人 / 梁晓声	4	那双温暖的手 / 邓笑 编译	36
期待父亲的笑 / 林清玄	7	金色的小提琴 / 思 维	36
父爱之舟 / 吴冠中	9	给父亲的借条 / 银 存	37
几件小事 / 叶至诚	11	两个苹果 / 雷建军	39
多年父子成兄弟 / 汪曾祺	12	捡垃圾的老头和发廊女 / 张红华	40
父亲的画面 / 刘 墉	13	父亲大人 / 洪醒夫	41
父 亲 / 周而复	14	卖报纸的父亲 / 刘晓峰	42
酒 / 贾平凹	16	药里有种成分叫父爱 / 邓军清	43
很是惭愧, 父亲 / 舒 婷	17	一元钱的死结 / 佚名	44
致吾女 / 陈建功	20	迟到的婚礼 / 佚名 编译	46
父爱无形 / 刘东伟	21	施恩不望报 / (美) 卡仁·奥菲特丽	47
父亲的自行车 / 余 杰	24	我能行 / (美) 卡尔·克里斯托夫	48
低头看一眼父亲脚上的鞋 / 为 为	25	雪中花 / (美) 琼·安德森	50
吾父之爱 / 秦文君	26	鲜花中的爱 / (美) 佳迪·库尔特	51
血 债 / 曹德权	27	一个活得最苦的父亲 / 沈克俭	52
为爱低头 / 王 超	28	父亲的儿子 / (美) 比尔·海威	54
两碗牛肉面 / 佚名	28	父子行 / 李健 编译	55
默默父亲 / 佚名	29	盛满爱心的午餐盒 / 佚名	58
麻袋里的父爱 / 曹丽蓉	30	我是父亲“摸”大的 / 佚名	60
父与子 / (冰岛) 贡·贡纳尔逊	31	儿子的鱼 / (加拿大) P.帕金斯	61
温暖我一生的冰灯 / 马 德	33	哑 父 / 佚名	62
两个白菜包子 / 周海亮	34	爱在无语时 / Sylvia zhang 编译	65

来自脚心的温暖 / 若荷	66	生日卡片 / 席慕容	106
带血的手指 / 秦家满	67	忆母亲 / 肖复兴	107
地震中的父与子 / 颖颖 编译	68	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 / 刘心武	108
独臂父亲 / 村长千金	68	我·地坛·母亲 / 史铁生	109
沉重的汇款单 / 向海涛	70	花朝节的纪念 / 宗璞	111
和爸爸的电话约定 / 张靖	71	上学 / 余秋雨	113
坚硬的豆腐 / 何言	71	孝心无价 / 毕淑敏	115
爱的另一种方式 / 陈蓉	72	母亲的羽衣 / 张晓风	116
中尉的微笑 / 蒋平	73	崇高的母性 / 黎烈文	118
父亲为我蒙耻 / 张运涛	74	三件99块 / 王文华	120
父亲与犁 / 白开水	75	第一次抱母亲 / 张炜月	121
递给父亲一支烟 / 希翼	76	我只欠母亲 / 赵鑫珊	122
认识父亲 / 戎林	77	母亲 / 徐懋庸	123
父爱如山 / 雨蝉	79	母亲是船也是岸 / 韩静霆	124
红苹果·红手印 / 朱克波	82	不要伤害我的母亲 / 赵德林	126
发给老爹的短信 / 王学亮	83	母亲为孩子而活 / (苏) 尼古拉·马申科 ..	127
父亲 / 乔黎明	84	千里寻亲 / 文月	130
爸爸,天堂里有没有您歇息的暖床 / 谢云辉 ..	85	大爱不爱 / 洋媚	132
阿什“临别”给女儿的赠言 / 佚名	88	紫竹鞭子 / 张燕阳	132
那只伸向我的手 / 惠青	89	母亲桥 / 刘桂瑶	133
和父亲约会 / 洪玲	90	从13岁开始享受自由 / (美) 安妮·兰伯特 ..	134
父亲 / 徐钟佩	91	小手印 / (美) 苏·蒙克·基德	135
父亲 / (美) 罗斯腾	92	和孩子一起成长 / (美) 凯·艾伦堡	137
女儿的午餐袋 / (美) 罗伯特·福尔格汉姆 ..	94	爱的教育 / 佚名 编译	139
没有父亲的父亲节 / 佚名	96	与众不同的妈妈 / (美) 珍玛丽·库根 ..	140
金子做成的儿子 / 瑞克	97	母亲传给我两滴水 / 陈志宏	141
父亲的请帖 / 乔叶	99	母亲关掉电视那天 / (美) 本·卡森	142
布衣父亲 / 张曼菱	100	母亲的手 / 庄因	143
皮肯岛上的鸭脚 / (美) 乔治·韦泽	103	永远不说你是做不到的 / 佚名	144
		妈妈哭泣的那一天 / (美) 杰拉德·莫尔 ..	145
		妈妈的梦 / (美) 贝蒂·麦克法兰	147
		天底下最美的母亲 / 马德	148
 第二篇 感恩母爱 			
浴着光辉的母亲 / 林清玄	106		

幸福午餐 / 薛峰	150	妈妈的账单 / 佚名	187
快乐妈妈 / 佚名 编译	150	母亲的消息 / (日) 三浦哲郎	187
卖米粉汤的女孩 / 廖阅鹏	152	母亲的回忆 / (智利) 米斯特拉尔	189
最后一盘磁带 / 佚名 编译	153	打给母亲的电话 / 王皓	191
白发亲娘 / 赵丽军	154	妈妈, 女儿不是不爱您了 / 烟雨春寒	194
爱到深处细如丝 / 丛中笑	155	妈妈, 我的世界你最懂 / 高茜	195
生命之桥 / 邓军清	156	娘是世上那个最亲你的人 / 王小艾	197
童心与母爱 / 佚名 编译	156	卖米 / 飞花	199
我的智多星母亲 / (日) 井上靖	158	母亲在公共汽车上的表现 / 王晓莉	202
一辈子为你加油 / 蒹葭 编译	161	七个铜板 / (匈牙利) 莫里兹	204
雪落无痕, 真爱无声 / 龙显琦	162	体会母爱 / 佟丽	206
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 / 凌山 编译	164		
母亲的唠叨 / 佚名	165	第三篇 感恩亲情	
因我流泪 / 佚名	166	儿 女 / 丰子恺	210
深爱无痕 / 方塘	167	温 馨 / 梁晓声	211
樱桃树下的母爱 / 檀小鱼 编译	168	离家时候 / 叶广岑	214
拨打同一个号码 / 澜涛	169	为女儿感动 / 叶兆言	215
母亲的勋绩 / (西班牙) 狄森塔	169	孩子, 我为什么打你 / 毕淑敏	216
美丽的谎言 / 李永明 苗迎杰	171	爷 爷 / 余杰	217
祈 祷 / 李燕翔	173	让我倾心于你的纯净 / 华姿	218
水 果 / 方冠晴	173	雪 / (美) 大卫·科波菲尔	220
生命的姿势 / 阿兵	174	姑娘草 / 徐兴正	223
母爱震天 / 廖首怡	175	你快乐于是我快乐 / 曼的	224
超越生命的爱 / 佚名	175	小男当家 / 陈村	226
懂 你 / 沈嘉禄	176	妹妹的信 / 刘贤冰	227
让妈妈抱抱你 / 佚名	176	母亲的荣誉 / 雨佳 编译	228
疯 娘 / 佚名	177	保罗的礼物 / 熊江华 编译	230
因为爱你 / 朱慧琪	180	脚下的路 / 陈华文	231
信念·希望·爱 / (俄) 奥列格·舍斯京斯基 ..	181	在此岸聆听彼岸 / 赵文心	234
母 亲 / 陈江平	183	关于一只熊猫的爱的碎片 / 颜歌	235
我的妈妈, 流泪的妈妈 / 徐芳	184	清明的怀念	
枕头底下的信 / 艾草 编译	186	——写给我的父亲母亲 / 马继红	237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 / 东方	239
布头和她的同居密友 / 瑰宝	240
必须赶走猫头鹰 / 秦小茹	242
爱与身体一起生长 / 杨洋	244
奶奶 / (美) 雷·布莱德伯里	247
脉脉此情 / 黄晓萍	249
那种温暖戛然而止 / 春儿	251
生命的骄傲 / 邓小波	255
圣诞礼物 / 蔡海鸥	259
两张欠条 / 西部阳光	260
藏在牙膏里的爱 / 子沫	261
寂寞女儿心 / 张欣	262
同情 / (日) 大江健三郎	263
归乡路漫漫	
——被偷走的孩子的故事 / 林红轮 编译 ..	265
爷爷的毡靴 / (苏) 普里什文	266
飞翔的雪鹱 / 佚名 编译	267
漂泊的灵魂 / 海若	269
我与姐姐 / 杨海蒂	271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感动 / 杨国华	273
外婆的刀削面 / 林树森	274
姐姐将我团团围住 / 蒋成红 编译	276
月饼带去我的思念和爱 / 吴郁纯	277
缅怀我的爷爷奶奶 / 吟寒	278
至爱无言 / 朱继红	279
妹妹的“情书” / 玄圭 编译	281
养父的生日 / 谷建田	282
心灵瞬间的成长 / 马良晓	283
露天电影院 / 闲愁	284
雪落无声 / 谢华良	286
阿婆谣 / 杨燕群	288
怀旧草拖 / 叶细细	290

点灯时分 / 郭文斌	291
你打电话的样子 / 王晓莉	293
一朵玫瑰花 / 谢沁珏	294
父女 / 林景新	295
角落里的阳光 / 区小雷锋 编译	297
父亲的金婚 / 南方	298
和你抢巧克力的人 / 郭宇宽	299

第四篇 感恩真情

伤逝 / 台静农	302
好雪片片 / 林清玄	303
真实的塑料花 / (美) 刘墉	304
同学 / 梁实秋	305
友情如鞭 / 毕淑敏	306
关于友情 / 余秋雨	308
看自行车的女人 / 梁晓声	313
益友增添生命光彩 / 席慕蓉	315
春树流苏 / 王文华	316
滴水之恩 / 唐敏	317
第六朵水晶莲 / 小羽	318
维也纳信使 / 易水寒 编译	321
考场恋人 / 南雪	322
感激生活中的每一根稻草 / 稻草	324
父亲的绯闻故事 / 蔡成	325
高原的茶花 / 滕利娜	326
偶然和必然 / 余小惠	328
铜钢琴 / 鲍尔吉·原野	331
生命的碎片 / 关键	335
何当共剪西窗烛 / 王晓玉	337
一颗颗星星都是爱 / 卢瑤	338
母亲的善良 / 吴郁纯	339
兄弟情谊 / (美) 德·罗密欧	342

祖母绿 / 刘恺怡	345	来喝一杯茶 / (法) 蓬 草	384
最贵的项链 / 唐 娜	346	鱼香茄子的爱情味道 / 鍛 苏	386
写在蝴蝶身上的语言 / (美) 埃米尔·萨利姆 ..	346	单行道逆行 / 颜 开	387
隔海相望的友情 / 周 明	349	用一个火锅煮幸福 / 烟 罗	389
布鲁塞尔松饼的天空 / 陈庆祐	350	那年春天的玉兰花 / 文 轩	392
永远的第一名 / 光 一	352	我的真爱不小资 / 宋 煜	393
我最幸福 / 华 夏	355	布拉格的故事写在树叶上 / 于筱筑	395
汤水一生 / 梅 友	356	残缺的馒头 / 曹德权	396
风起千千遍 / 江 航	358	聆听爱心的涓涓流泻 / 伊 人	397
他托起我的手臂 / 睡醒的雪	359	给仇人一块面包 / 寒心血	400
丑女孩 / 溟 濛	360	最难人间风雨情 / 吴刚 胡江城 张茵	401
生命的药方 / 胡建国	362	埃尼森先生的电子信 / 林惠珊	404
跳啊跳啊跳房子 / 雪小禅	363	女生宿舍的爱情旗语 / 凌 雪	406
叫一声父亲很沉重 / 姜 燕	363	风 景 / 吴毓生	408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 安 顿	366	让我吹掉那些谷糠吧 / 乔 叶	409
一只手套 / 曾有情	369	偷 窥 / 陈 蒲	409
幸福是用胡萝卜雕刻出的花朵 / 马芳花 安喜悦 .	370	踩在肩上的感动 / (新西兰) 聂 茂	411
梦中之屋 / 绿云 编译	372	想念一位带路人 / 李治山	412
唯一的听众 / 落 雪	374	今夜判决初恋 / 张鸣跃	414
一夜拥抱 / 仲延武	375	喷泉里的两枚硬币 / (英) 乔伊斯·斯达克 .	416
栀子花开 / 陌上花开	376	小妖的浪漫动画 / 木文枚	417
小提琴的力量 / (澳) 布里奇斯	377	爱的方式 / 段 漠	419
请把我埋得浅一些 / 南 北	378	青苔小巷中的情书 / 海 男	420
瑞恩的井 / 木子 编译	379	有一种爱不必等待 / 连 谏	421
飞越仇恨的天空 / 曾 莉	381	母亲的贺卡 / 李雪峰	423
父亲的情书 / 风 儿	383	两个小孩 / (印度尼西亚) 尤斯·伊什迈尔 .	425

第一篇

感恩父爱



背影 / 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回家奔丧。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贴，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把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头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做父亲 / 丰子恺

楼窗下的弄里远远地传来一片声音：“哟哟，哟哟……”渐近渐响起来。

一个孩子从算草簿中抬起头来，张大眼睛倾听一会，“小鸡！小鸡！”叫了起来。四个孩

子同时放弃手中的笔，飞奔下楼，好像路上的一群麻雀听见了行人的脚步声而飞去一般。

做了父亲和做了母亲，这是人的第二次降生。

——（苏）苏霍姆林斯基

我刚刚扶起他们所带倒的凳子，拾起桌子上滚下去的铅笔，就听见大门口一片呐喊：“买小鸡！买小鸡！”其中又混着哭声。连忙下楼一看，原来元草因为落伍而狂奔，在庭中跌了一跤，跌痛了膝盖骨不能再跑，恐怕小鸡被哥哥、姐姐们买完了轮不着他，所以激烈地哭着。我扶了他走出大门口，看见一群孩子正向一个挑着一担“哟哟，哟哟”的人招呼，欢迎他走近来。元草立刻离开我，上前去加入团体，且跳且喊：“买小鸡！买小鸡！”泪珠跟了他的一跳一跳而从脸上滴到地上。

孩子们见我出来，大家回转身来包围了我。“买小鸡！买小鸡！”的喊声由命令的语气变成了请愿的语气，喊得比以前更响了。他们仿佛想把这些音蓄入我的身体中，希望它们由我的口上说出来。独有元草直接拉住了担子的绳而狂喊。

我全无养小鸡的兴趣，而且想起了以后的种种麻烦，觉得可怕。但乡居寂寥，绝对屏除外来的诱惑而强迫一群孩子在看惯的几间屋子里隐居这一个星期日，似也有些残忍。且让这个“哟哟、哟哟”来打破门庭的岑寂，当作长闲的春昼的一种点缀吧。我就招呼挑担的，叫他把小鸡给我们看看。

他停下担子，揭开前面的一笼。“哟哟，哟哟”的声音忽然放大。但见一个细网的下面，蠕动着无数可爱的小鸡，好像许多活的雪球。五六个孩子蹲集在笼子的四周，一齐倾情地叫着“好来！好来！”一瞬间我的心也屏绝了思虑而没入在这些小动物的姿态的美中，体会了孩子们对于小鸡的热爱的心情。许多小手伸入笼中，竟指一只纯白的小鸡，有的几乎要隔网捉住它。挑担的忙把盖子无情地盖上，许多“哟哟，哟哟”的雪球和一群“好来，好来”的孩子就变成了咫尺天涯。孩子们怅望笼子的盖，依附在我的身边，有的伸手摸我的袋。我就向挑担的人说话：

“小鸡卖几钱一只？”

“一块洋钱四只。”

“这样小的，要卖二角半钱一只？可以便宜些否？”

“便宜勿得，二角半钱最少了。”

他说过，挑起担子就走。大的孩子脉脉含情地目送他，小的孩子拉住了我的衣襟而连叫“要买！要买！”挑担的越走得快，他们喊得越响。我摇手止住孩子们的喊声，再向挑担的问：

“一角半钱一只卖不卖？给你六角钱买四只吧！”

“没有还价！”

他并不停步，但略微旋转头来说了这一句话，就赶紧向前面跑。“哟哟，哟哟”的声音渐渐地远起来了。

元草的喊声就变成哭声。大的孩子锁着眉头不绝地探望挑担者的背影，又注视我的脸色。我用手掩住了元草的口，再向挑担人远远地招呼：

“二角大洋一只，卖了吧！”

“没有还价！”

他说过便昂然地向前进行，悠长地叫出一声“卖——小——鸡——！”其背影便在弄口的转角上消失了。我这里只留着一个嚎啕大哭的孩子。

对门的大嫂子曾经从矮门上探头出来看过小鸡，这时候就拿着针线走出来，倚在门上，笑着劝慰哭的孩子，她说：“不要哭！等一会儿还有担子挑来，我来叫你呢！”她又笑着向我说：“这个卖小鸡的想做好生意。他看见小孩子哭着要买，越是不肯让价了。昨天坍墙圈里买的一角洋钱一只，比刚才的还大一半呢！”

我同她略谈了几句，硬拉了哭着的孩子回进门来。别的孩子也懒洋洋地跟了进来。我原想为长闲的春昼找些点缀而走出门口来的，不料讨个没趣，扶了一个哭着的孩子而回来。庭中柳树正在骀荡的春光中摇曳柔条，堂前的燕子正在安稳的新巢上低徊软语。我们这个刁巧的挑担者和痛哭的孩子，在这一片和平美丽的春景中很不调和啊！

关上大门，我一面为元草揩拭眼泪，一面对孩子们说：“你们大家说‘好来，好来’，‘要买，要买’，那人就不肯让价了！”

小的孩子听不懂我的话，继续抽噎着；大的孩子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我继续抚慰他们：“我们等一会再来买吧，隔壁大妈会喊我们的。但你们下次……”

我不说下去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往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

普通人 / 梁晓声

父亲去世已经一个月了。我仍为我的父亲戴着黑纱。

有几次出门前，我将黑纱摘了下来。但倏忽间，内心涌起一种怅然若失的情感。戚戚地，我便又戴上了。我不可能永不摘下，我想。这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尽管这种个人情感在我有不可弹言的度意。我必得从伤绪之中解脱，也是无须乎别人劝慰，我自己明白，然而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

我们人人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赖于它……

1984年至1986年，父亲旅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在北影院内，甚至范围缩小到我当年居住的十九号楼内，这乃是司空见惯的事。

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地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须梢金黄。谁见了谁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

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地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

父亲一时答不上来。

那天晚上，父亲竟因为他的胡子而几乎彻夜失眠。竟至于捅醒我的母亲，问自己睡觉的时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无论他将胡子放在被窝里还是被窝外，总觉得不那么对劲儿……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事儿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

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

我替父亲拒绝了。那里群众演员的酬金才两元钱，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挥去的。

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

“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要像尊重老演员一样还不行么？”他这么保证。

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

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更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74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净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

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

父亲做什么事都认真极了。但那也算“演戏”么？

我每每一笑置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

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北京假景街，见父亲端端地

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

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眼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

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

我问：“为什么？”

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

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

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依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正正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

分明的，他唯恐使那长袍沾了灰土或弄褶皱了……

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

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

中国之电影电视剧，群众演员的问题，对任何一位导演，都是很沮丧的事，往往的，需要十个群众演员，预先得组织十五六个，真开拍了，剩下一半就算不错。有些群众演员，钱一到手，人也便脚底板抹油，溜了。群众演员，在这一点上，倒可谓相当出色地演着我们现实中的些个“群众”，那些个中国人。难得有父亲这样的群众演员。

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

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

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了？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唉，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哇！他就怕这几天下雨……”

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把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联得太紧密了；或者反过来说，他太把一位导演与一个迎着镜头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联得太紧密了。

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

我嘟哝地说：“爸，您替他操这份心干嘛？下雨不下雨，与您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有你这么说话的么？”父亲教训我道，“全厂两千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早被收了，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不关心？”

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

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

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

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

后来父亲东找西找，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



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呐？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当时不是要发急……”

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

我说：“爸，我替您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么？”

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

于是我就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给我自己打电话。

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

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们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么？”

父亲他怒冲冲地就走出去。

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等地羞愧。

对于这样一位太认真的老父亲，我一筹莫展……

父亲还在朝鲜选景于中国的一部什么影片中担当过群众演员。当父亲穿上一身朝鲜民族服装后，别提多么地像一位朝鲜老人了。那位朝鲜导演也一直把他当视为一位朝鲜老人。后来得知他不是，表示了很大的惊讶，也对父亲表示了很大的谢意，并单独同父亲合影留念。

那一天父亲特别高兴，对我说：“我们中国的古人，主张行什么事都认真。要当群众演员，咱们就认认真真地当群众演员，咱们这样的中国人，外国人能不看重你么？”

记得有天晚上，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妻子和老父母一块儿包饺子，父亲擀皮儿。

忽然父亲喟叹一声，喃喃地说：“唉，人啊，活着活着，就老了……”

一句话，使我、妻、母亲面面相觑。

母亲说：“人，谁没老的时候？老了就老了呗！”

父亲说：“你不懂。”

妻煮饺子时，小声对我说：“爸今天是怎么了？你问问他，一句话说得全家怪纳闷怪伤感的……”

吃过晚饭，我和父亲一同去到办公室休息。睡前，我试探地问：“爸，你今天又不高兴了么？”

父亲说：“高兴啊，有什么不高兴的！”

我说：“那您包饺子的时候叹气，还自言自语老了老了的？”

父亲笑了，说：“昨天，我们导演指示——给这老爷子一句台词！连台词都让我说了，那不真算是演员了么？我那么说你听着可以么？”

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在背台词。

我就说：“爸，我的话，也许您又不爱听。其实您愿怎么说都行！反正到时候，不会让您自己配音，得找个人替您再说一遍这句话……”

父亲果然又不高兴了。

父亲又以教训的口吻说：“要是都像你这种态度，那电影，能拍好么？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看！一句台词，光是说说的事么？脸上的模样要是不对劲儿，不就成了嘴里说阴，脸上作晴了么？”

父亲的一番话，倒使我哑口无言。

惭愧的是，我连父亲不但在其中当群众演员，而且说过一句台词的这部电影，究竟是个厂拍的，片名是什么，至今一无所知。

我说得出片名的，仅仅三部电影——《泥人常传奇》、《四世同堂》、《白龙剑》。

前几天，电视里重播电影《白龙剑》，妻忽指着屏幕说：“梁爽，你看你爷爷！”

我正在看书，目光立刻从书上移开，投向屏幕——却哪里有父亲的影子。

我急问：“在哪儿在哪儿？”

妻说：“走过去了。”

是啊，父亲所“演”的不过就是些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角色，走得

时间最长的，也就十几秒钟。然而父亲的确是一位极认真极投入的群众演员——与父亲“合作”过的导演们都这么说……

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又有人打电话：

“梁晓声？”

“是我。”

“我们想请你父亲演个群众角色啊！”

“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对不起……”

对方的失望大大多于对方的歉意。

如今之中国人，做事认真的，实在不是太多了。如今之中国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有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大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

有些事，在我，也渐渐地开始不很认真了，似乎认真首先是对自己都很吃亏的事。

父亲一生认真做人，认真做事，连当群众演员，也认真到可爱的程度，这大概首先与他愿意是分不开的。一个退了休的老建筑工人，忽然在摄影机前走来走去，肯定的是他的一份儿愉悦。人对自己极反感之事，想要认真也是认真不起来的。这样解释是完全行得通的。但是我——他的儿子，如果仅仅得出这样的解释，则证明我对自己的父亲太缺乏了解了！

我想——“认真”二字，之所以成为父亲性格的主要特点，也许更因为他是一位建筑工人，几乎一辈子都是一位建筑工人，而且是一位优秀的获得过无数奖状的建筑工人。

一种几乎终生的行业，必然铸成一个人明显的性格特点。建筑师们，是不会将他们设计的蓝图给建筑工人——也即那些砖瓦泥匠们过目的。然而哪一座伟大的宏丽建筑，不是建筑工人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呢？正是那每一砖每一瓦，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十几年、几十年培养成了一种认认真真的责任感，一种对未来之大厦矗立的高度的可敬的责任感。他们虽然明知，他们所参与的，不过一砖一瓦之劳，却甘愿通过他们的一砖一瓦之劳，促成别人的冠环之功。

他们的认真乃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愉悦！

愿我们在生活中，对他人之事认真，并能从中油然引出自己之愉悦的品格，将之发扬光大起来！

父亲是一个普通得不可能再普通的人。父亲曾是一个认真的群众演员，或者说，父亲是一个“本色”的群众演员。

以我的父亲为镜，我常问我自己——在生活这个大舞台上，我也是演员么？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呢？就表演艺术而言，我崇敬性格演员。就现实中人而言，恰恰相反，我崇敬每一个“本色”的人，而十分警惕“性格演员”。

期待父亲的笑 / 林清玄

父亲躺在医院的加护病房里，还殷殷地叮嘱母亲不要通知身在远地的我，因为他怕我在台北工作担心他的病情。还是母亲偷偷叫弟弟来通知我，我才知道父亲住院的消息。

这是父亲典型的个性，他是不论什么事总是先为我们着想，至于他自己，倒是很少注意。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到凤山去开会，开完会他到市场去吃了一碗肉羹，觉得是很少吃到的美味，他马上想到我们，先到市场去买了一个新锅，然后又买了一大锅肉羹回家。当时的交通不发达，车子颠簸得厉害，回到家时肉羹已冷，又溢出了许多，我们吃的时候已经没有父亲形容的那种美味。可是我吃肉羹时心血沸腾，特别感到那肉羹人生难得，因为那里面有父亲的爱。

在外人的眼中，我父亲是粗犷豪放的汉子，只有我们做子女的知道他心里极为细腻的一

面。提肉羹回家只是一端，他不管到什么地方，有好的东西一定带回给我们，所以我童年时代，父亲每次出差回来，总是我们高兴的时候。他对母亲也非常地体贴，在记忆里，父亲总是每天清早就到市场去买菜，在家用方面也从不让母亲操心。这三十年来我们家都是由父亲上菜市场，一个受过日式教育的男人，能够这样内外兼顾是很少见的。

父亲是影响我最深的人。父亲的青壮年时代虽然受过不少打击和挫折，但我从来没有看过父亲忧愁的样子。他是一个永远向前的乐观主义者，再坏的环境，也不皱一下眉头，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的乐观与韧性大部分得自父亲的身教。父亲也是个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表现在他对生活与生命的尽力，他常说：“事情总有成功和失败两面，但我们总是要往成功的那个方向走。”

由于他的乐观和理想主义，他成为一个温暖如火的人，只要有他在就没有不能解决的事，这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也是个风趣的人，再坏的情况下，他也喜欢说笑，他从来不把痛苦给人，只为别人带来笑声。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和哥哥到田里工作，这些工作启发了我们的智慧。例如我们家种竹笋，在我没有上学之前，父亲就曾仔细地教我怎么去挖竹笋，怎么看地上的裂痕才能挖到没有出青的竹笋。20年后，我到行山去采访笋农，曾在竹笋田里表演了一手，使得笋农大为佩服。其实我已20年没有挖过笋，却还记得父亲教给我的方法，可见父亲的教育对我影响多么大。

也由于是农夫，父亲从小教我们农夫的本事，并且认为什么事都应从农夫的观点出发。像我后来从事写作，刚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常说：“写作也像耕田一样，只要你天天下田，就没有没收成的。”他也常叫我不写政治文章，他说：“不是政治性格的人去写政治文章，就像种稻子的人去种槟榔一样，不但种不好，而且常会从槟榔树上摔下来。”他常教我多写些于人有用的文章，少批评骂人，他说：“对人有用的文章是灌溉施肥，批评的文章是放火烧山，灌溉施肥是人可以控制的，放火烧山则常常失去控制，伤害生灵而不自知。”他叫我做创作者，不要做理论家，他说：“创作者是农夫，理论家是农会的人。农夫只管耕耘，农会的人则为了理论常会牺牲农夫的利益。”

父亲的话中含有至理，但他生平并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他是用农夫的观点来看文章，每次都是一语中的，意味深长。

有一回我面临了创作上的瓶颈，回乡去休息，并且把我的苦恼说给父亲听。他笑着说：“你的苦恼也是我的苦恼，今年香蕉收成很差，我正在想明年还要不要种香蕉，你看，我是种好呢，还是不种好？”我说：“你种了40多年的香蕉，当然还要继续种呀！”

他说：“你写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继续呢？年景不会永远坏的。”“假如每个人写文章写不出来就不写了，那么，天下还有大作家吗？”

我自以为比别的作家用功一些，主要是因为我生长在世代务农的家庭。我常想：世上没有不辛劳的农人，我是在农家长大的，为什么不能像农人那么辛劳？最好当然是像父亲一样，能终日辛劳，还能利他无我，这是我写了十几年文章时常反躬自省的。

母亲常说父亲是劳碌命，平日总闲不下来，一直到这几年身体差了还常往外跑，不肯待在家里好好地休息。父亲最热心于乡里的事，每回拜拜他总是拿头旗、做炉主，现在还是家乡清云寺的主任委员。他是那一种有福不肯独享，有难愿意同当的人。

他年轻时身强体壮，力大无穷，每天挑两百斤的香蕉来回几十趟还轻松自如。我最记得他的脚大得像船一样，两手摊开时像两个扇面。一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一手把我提起还像提一只小鸡，可是也是这样棒的身体害了他，他饮酒总不知节制，每次喝酒一定把桌底都摆满酒瓶才肯下桌，喝一打啤酒对他来说是小事一桩，就这样把他的身体喝垮了。

父亲应该以道理和期望来引导孩子，应该是忍耐和宽容，而不是威胁和独裁，应让正在成长的孩子感到自主权限的日益增加，并最终允许他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与父亲的权威相分离。

——（英）洛姆

在60岁以前，父亲从未进过医院，这三年来却数度住院，虽然个性还是一样乐观，身体却不像从前硬朗了。这几年来如果说我有什么事放心不下，那就是操心父亲的健康，看到父亲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令人心痛难言。父亲有五个孩子，这里面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少，原因是我离家最早，工作最远。我15岁就

离开家乡到台南求学，后来到了台北，工作也在台北，每年回家的次数非常有限。近几年结婚生子，工作更加忙碌，一年更难得回家两趟，有时颇为自己不能孝养父亲感到无限愧疚。父亲很知道我的想法，有一次他说：“你在外面只要向上，做个有益社会的人，就算是有孝了。”

母亲和父亲一样，从来不要求我们什么，她是典型的农村妇女，一切荣耀归给丈夫，一切奉献都给子女，比起他们的伟大，我常觉得自己的渺小。我后来从事报道文学，在各地的乡下人物里，常找到父亲和母亲的影子，他们是那样平凡，那样坚强，又那样伟大。我后来的写作里时常引用村野百姓的话，很少引用博士学者的宏论，因为他们是用生命和生活来体验智慧，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最伟大的情操，以及文章里最动人的情愫。

我常说我是最幸福的人，这种幸福是因为我童年时代有好的双亲和家庭，青少年时代有感情很好的兄弟姊妹，中年有了好的妻子和好的朋友。我对自己的成长总抱着感恩之心，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基础是来自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给了我一个乐观、善良、进取的人生观。我能给他们的实在太少了，这也是我常深自忏悔的。有一次我读到《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佛陀这样说：“假使有人，为了爹娘，手持利刀，割其眼睛，献于如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假使有人，为了爹娘，百千刀战，一时刺身，于自身中，左右出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读到这里，不禁心如刀割，涕泣如雨。这一次回去看父亲的病，想到这本经书，在病床边强忍着要落下的泪，这些年来我是多么不孝，陪伴父亲的时间竟是这样的少。

有一位也在看护父亲的郑先生告诉我：“要知道你父亲的病情，不必看你父亲就知道了，只要看你妈妈笑，就知道病情好转，看你妈妈流泪，就知道病情转坏，他们的感情真是好。”为了看顾父亲，母亲在医院的走廊打地铺，几天几夜都没能睡个好觉。父亲生病以后，她甚至还没有走出医院大门一步，人瘦了一圈，一看到她的样子，我就心疼不已。

我每天每夜向菩萨祈求，保佑父亲的病早日康复，母亲能恢复以往的笑颜。

这个世界如果真有什么罪孽，如果我的父亲有什么罪孽，如果我的母亲有什么罪孽，十方诸佛、各大菩萨，请把他们的罪孽让我来承担吧，让我来背父母亲的孽吧！

但愿，但愿，但愿父亲的病早日康复。以前我在田里工作的时候，看我不会农事，他会跑过来拍我的肩说：“做农夫，要做第一流的农夫；想写文章，要写第一流的文章；做人，要做第一等的人。”然后觉得自己太严肃了，就说：“如果要做流氓，也要做大尾的流氓呀！”然后父子两人相顾大笑，笑出了眼泪。

我多么怀念父亲那时的笑，也期待再看父亲的笑。

父爱之舟 / 吴冠中

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我刚刚梦醒！

朦胧中，父亲和母亲在半夜起来给蚕宝宝添桑叶……每年卖茧子的时候，我总跟在父亲身后，卖了茧子，父亲便给我买枇杷吃……

我又见到了姑爹那只小渔船。父亲送我离开家乡去投考学校以及上学，总是要借用姑爹这只小渔船。他同姑爹一同摇船送我。带了米在船上做饭，晚上就睡在船上，这样可以节省饭钱和旅店钱。我们不肯轻易上岸，花钱住旅店的教训太深了。有一次，父亲同我住了一间最便宜的小客栈。夜半我被臭虫咬醒，遍体都是被咬的大红疙瘩。父亲心疼极了，叫来茶房，掀开席子让他看满床乱爬的臭虫及我的疙瘩。茶房说没办法，要么加点钱换个较好的房间。父亲动心了，但我年纪虽小却早已深深体会到父亲挣钱的艰难。他平时节省到极点，自己是一分冤枉钱也不肯花的，我反正已被咬了半夜，只剩下后半夜，也就不肯再加钱换房子……恍恍惚惚我又置身于两年一度的庙会中，能去看看这盛大的节日确实无比地快乐，我欢喜极了。我看各样彩排着的戏人边走边唱，看高跷走路，看虾兵、蚌精、牛头、马面……最后庙里的菩萨也被抬出来，一路接受人们的膜拜。卖玩意儿的也不少，彩色的纸风车、布老虎、泥人、